

周光召：我心向明，日月可昭（三）



19.1963年，理论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突破氢弹原理上来。周光召和于敏、黄祖洽各率领一路人马展开攻关。氢弹完全是中国自力更生独立研制的，需要运用多门学科的知识，在这场群体攻坚战中，周光召先自己学习、梳理相关材料，再为大家讲授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等方面的知识，还编写了讲义。他讲课从不用讲稿，遇到复杂公式就在黑板上边讲边写，一步步把公式推导出来。这种工作方法周光召保持终身。



20.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如果说投身“两弹”研制是周光召前半生的高光时刻，贯穿他后半生的则是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布局。诚如杨振宁所言：“他由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转变为有影响力并深受尊重的政策制定者。”这次转身同样是应国家所需，虽然代价是放弃了他钟爱的理论研究，但他依然无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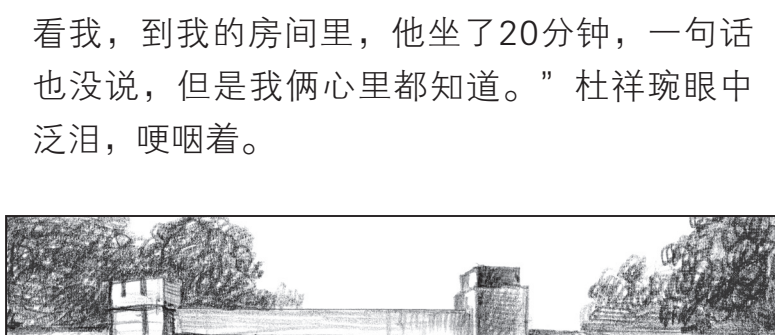
21.1982年，正在瑞士日内瓦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工作的周光召收到召他回国的急电，他应召回国，先后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7年升任中科院院长。“感觉人生又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周光召说。在周光召眼里，科学要进步，就必须开放。“开放、交流、竞争、联合”最早是他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科院开始实践的，后来又成为科技部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个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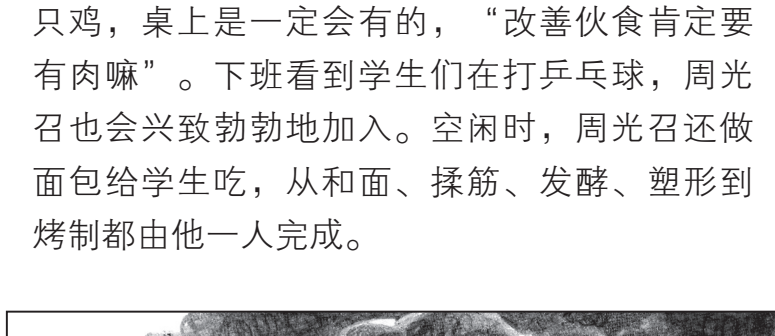
22.“973”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于1997年6月正式启动，目的是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周光召是这个计划的专家顾问组组长，带领一批科学家担任项目咨询、评议和监督的工作。从1998年起，他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工作了12年。有一阵，周光召每星期都要请一两两位年轻科学家去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了解相关领域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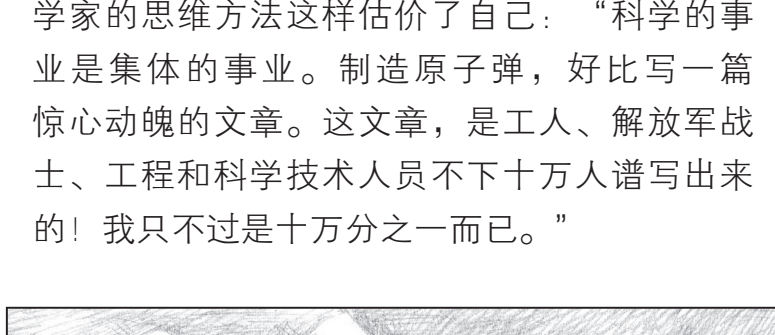
23.周光召是一个爱人的的人。刚就任中科院院长那几年，院里经费非常紧张，一些中年科技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周光召为此痛心不已。1976年7月，由于唐山大地震的缘故，九院所有员工和家属都搬到院前的抗震棚里，杜祥琬就在这时患上严重的细菌性痢疾，病倒了。“老周来看我，专门来看我，到我的房间里，他坐了20分钟，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俩心里都知道。”杜祥琬眼中泛泪，哽咽着。



24.周光召的学生吴岳良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读书时，老师常在周末带着他们去外面改善伙食，半只鸡或一只鸡，桌上是一定会有的，“改善伙食肯定要有肉嘛”。下班看到学生们在打乒乓球，周光召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空闲时，周光召还做面包给学生吃，从和面、揉筋、发酵、塑形到烤制都由他一人完成。



25.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祝贺、赞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时，有的科学家谦逊地说：“它是一首波澜壮阔的交响乐，不是某个人的独奏。”周光召则用科学家的思维方法这样估价了自己：“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周光召

26.1999年9月18日，周光召获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岁月更迭，精神弥坚。周光召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以及在长期科技创新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宛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照亮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奋斗、创新建功的时代征程。